

幾日來，悉尼的天空似乎還沒有從突然傳來的噩耗的震驚中蘇醒過來，陰郁而哀傷，它時雨時晴，時冷時熱，像是得了病，在不時地抽泣。

懷念晉夫兄

梁曉純

人總有一死，這一回，是晉夫兄。孫晉福，筆名塵埃，晉夫。江蘇徐州人，（1959）。出生便遇飢餓，始學又逢文革。少年下鄉種地，回城煤礦勞作。師範數載寒窗，風景一路坎坷。十年講台誤人，也曾披星戴月。兒時夢想吃飽，辛苦只為活著。三十而立追浪，向往自由漂泊。愛陽光，喜煙火。淡功利，勤補拙。閑時吹拉彈唱，偶爾弄弄筆墨。詩輕歌淺，字窄意薄。留下一段文字做標記，這個世界我曾來過。

以上文字是孫晉福對自己的描述，他還給自己起了一個微信網名：一縷清風。他以他的樂觀開朗和活力四射，瞞過了所有人。他思如泉湧，精彩的詩句隨時可以噴薄而出。他自己作詞，自己作曲，自己彈唱，那高亢的歌喉和優美的旋律打動了所有人。他身材魁梧，開著一輛高大的寶馬，有自己的生意。在人們眼中，他是一個熱愛生活、富有激情的成功男士。當他離世的消息如霹靂般炸開，錯愕中的人們再次捧讀他的那些詩句時，方才發現他其實一直在喃喃地向親友們道別，喃喃地傾訴著對世界的眷戀，喃喃地描繪著靈魂將要歸去的地方。就連他的歌聲，到後來也幾乎是淒切地嘶吼出來的。這時候，人們才真正理解了他，可是，為時已晚。

他將自己的生命壓縮在六十五年，或者說透支在這六十五年。如他在詩中所說：“該見的/我都見了，唯有靈魂——無處安放。”然後，他沒有給人們預留出醞釀情感，做好思想準備的時間，宛若一座華美的大廈，轟然崩塌。

初識晉夫時，只覺得他比別人略顯高大魁梧，待人也矜持友善。可漸漸地，發現他是那樣的活力四射，熱情奔放。在多人集會的場合，不管在場的有多少人與他相識，他都可以挺身站出來發起一個號召，並且全情投入地朗誦自己的詩作，甚至亮起嗓子演唱他自己創作的歌曲。看

著他在大庭廣眾之下未免張揚的表現，一向內向的我感到有些詫異。如今想來，他那樣做並非為了掩蓋自己已經身患重病的真相而故作表演給大家看，他沒有那個必要，而是想必已經把自己提前歸到另一個世界裡去了，在人間的日子只是在做客，還有什麼放不開的。他要抓緊時光，脫去一切的裝飾，完全徹底地、淋漓盡致地活上一回。他已是真切地面對死神的人，而非我們這些一直活在世上，未曾有過他那樣的經驗的人所能理解的吧。

接觸得多了，便覺得他是一位兄長，而他也確是小弟般地待我。回想起來，他竟曾有一次和我認真地談起健康話題，說自從過了六十歲，就感覺身體大不如從前了。我當時只以為那是尋常人談論健康的尋常話，沒想到一副錚錚傲骨的知青漢子就這麼倒下了。其實，儘管他給人的印象是那樣的樂觀開朗，充滿活力，他的面色一直不好卻是事實，只是所有人都被表象蒙騙了，不會想到這樣一個精力旺盛的漢子，罹患癌症已經五年了，並且做過幾次手術。

晉夫為我們留下了大量詩作，在生命的晚期，好長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有佳作出現，他以最瀟灑的方式走完了人生最後的路，似一縷清風，帶著熾烈的詩篇，吹過每一位讀者的心。其中很多都是描述和吟詠在生死兩界間徘徊的屬靈的詩句，只是當時所有的讀者雖然覺得好，但沒有人看出，至少是沒有人公開解讀那是他在書寫自己。

讀罷晉夫的詩句，確信他還沒有離去，至少是還沒有走遠。他的聲音依然鳴響在天地間，我聽到了從天堂傳來的回音。他像是在吟唱生死，其實他是在詠嘆另一種超然的東西，那就是生命、宇宙和靈魂。面對他的詩句，我感到羞愧，似乎只有他，才有資格離開這喧囂的人間……晉夫兄一路走好。



2023年2月25日，由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主辦的澳華詩壇雙傑映電情晉夫《愛鄉情》詩歌朗誦賞析會在悉尼Eastwood公共圖書館隆重舉行。與會者合照。

澳華新文苑

第1183期 (B)

《南太逐夢》成書有感

南太井蛙

1990年，我站在薩摩亞的維利瑪（Vailima）史蒂文森故居門外，巨大的白色木屋有一扇窗敞開了，彷彿傳出這位蘇格蘭作家的咳嗽聲。他的肺不好，成為作家四處旅行尋找宜居之地的動因。

史蒂文森為什麼選擇薩摩亞我不得而知，但我一直記得他初履斯土發自心底裡的感嘆：

「一旦來到島上，便很難離去。在

哪裡上岸就在那裡生活，直到白髮蒼蒼；不然就是沉吟在棕櫚樹的濃蔭和海風的涼爽裡，直到死亡來臨。也許他們曾經夢想有朝一日回歸故土，但從未付諸行動，此後也就不再理會，不再提及了。世上沒有一處地方能夠如此強烈地吸引人。」

誠如斯言，南太平洋的確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不僅僅是因為地理位置離開所謂的文明世界很遠，而是他很幸運地持續著一種獨特的文化以及生活方式。至少是保留了「人間最後天堂」殘存的一絲寧謐、恬靜與平和。

我人生的軌跡早在1980年就到達中太平洋的諾魯島，然後就一直南下，直至南太平洋的斐濟島。廣東華僑向稱「飛枝島」，我理解為「飛來枝棲」之意。想不到這一「棲」就是25年。

其間我也到過東加王國、所羅門、巴布紐畿內亞、瓦努阿圖、西薩摩亞與美屬薩摩亞。

「南太逐夢」這本書的產生，跟這25年島國生涯有關。

其實這些文字都是一些回憶的碎片，並非完整的移民生活的自述。

斐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他有的不僅僅是椰林海灘與陽光，海鮮與熱帶的水果。這裡的島民跟南太平洋諸島的島民有所不同，斐濟的美拉尼西亞人接受過玻里尼西亞人的東加武士多年統治，如今島上的人都是這兩個種族的混血後裔，再加上近50萬的印度移民，斐濟就成為美拉尼西亞文化、玻里尼西亞文化與亞洲文化混合集成之地。

斐濟島民大多數一無所有，但水肥土沃，物產豐富。伸手摘果，入水得魚，掘地有木薯芋頭，無生活壓力。故大多樂天知命、友好善良。倦則臥，饑則食，喜則歌，樂則舞。同一氏族村民之間，互通有

無，以多濟寡。他們表面上「一無所有」，實則「坐擁所有」。

雖然在25年中我付出了無數汗水，經歷不少驚險遭遇，也失去了許多。但我依然覺得島國雖非天堂，卻與世有別。

假如說我住在那裡25年有一點點畢生難忘的收穫的話，那就是斐濟島民對自然、生死與物質的態度，深深影響以及徹底改變了我。

「南太逐夢」的成書，除了多年在地生活見聞的積累，其實正是這一種思想蛻變與精神洗禮的產物。

它影響了我的人生，對歷史、物質、名利慾望以及世界的看法，包括後來的寫作，甚至繪畫的風格。

地球上所有有水有陽光的地方就有華人，斐濟島上一樣也有許多華人。

第一個華人梅屏耀在1855年獨自乘桴渡海，從澳洲抵達斐濟。其後一百多年間許多先僑先後來到島上打拼，建樹良多。我曾寫下「斐濟華人簡史」記載這些人在他鄉的故事，也包括許多活生生的華裔人物的經歷，可惜未能一一收入本書，留下滄海遺珠之憾。

「南太逐夢」後半部的「城西舊事」乃本人兒時在廣州西關的回憶。西關不僅極富白雲珠水之嶺南風情，且是人文薈萃之地。又歷經時局變遷，有了許多後來的不同風貌。足可折射出國巨大變遷對人們生活和命運的影響。

也是因為受出版篇幅字數所制，許多文章逐一割愛。謹留少量作為這一時期不完整的記載。

不過，歷史的記憶總是寶貴的，毋論多寡，能留下便好。

當代科技網絡與社交媒體發達，衝擊了傳統的紙書，對文學創作亦造成了影響。喜見澳紐華文文學仍然方興未艾的同時，也希望兩地文友不要擱下手中這一管筆，要繼續寫下去。

大凡寫出來的文字，在天翻地覆的時代洪流中，就像各種元素含量比例不同的礦石，雖然最終將為時光的塵埃掩蔽深埋。但是，將來總有人會尋著這些礦石，並且為箇中閃爍的人生哲理與文學藝術光芒所著迷……

只要是好東西，始終會被欣賞與珍存的。（2024年10月27日於奧克蘭）



《南太逐夢》封面

澳華女性文學的一個模式——簡介米娜《南半球的寂寞》及蕭虹博士的序言

何與懷

2023年，米娜《南半球的寂寞》榮獲南澳基金贊助出版，並得到蕭虹博士作序，題為“澳華女性文學的一個模式——序《南半球的寂寞》”。

據說「悉尼有個二奶村，那裡的行宮住著一群寂寞的女人，每天除了帶孩子，就是逛街、遛狗、打麻將，等待著老板的臨幸」。米娜這部《南半球的寂寞》就是講述寂寞女人，四個在悉尼獨自帶著孩子生活的單身母親，她們為了孩子的教育，離開男人和家庭，獨自在南半球寂寞度日。作者認為，“生活沒有結局，只有一段一段的劇情。”書裡展示一個個深入澳洲社會的悲歡離合的華人故事。

蕭虹說，華人寫澳洲生活，容易流於隔靴搔癢，常常以一種旁觀者的視角。而這部分上下兩卷長達四十三萬字的小說，內中人物都深切體會澳洲的各種人情、法律、福利、社會輿論，她們與這些糾纏在一起，難分難解，刀刀入肉，加之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在刀內親友眼中的形像等，作品無不坦誠地揭露。她們的日常生活細節，表現得生動得體，實實在在，有些細節甚至可圈可點。

這麼真實地反映華人移民在澳洲社會的現狀，這是不容易的，顯然作者具有厚實的澳洲生活經驗。原名劉明月的米娜，現居悉尼，她本科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能源系，碩士畢業於悉尼大學商學院，從事過建築設計，財務管理，英語教育等，不同的教育背景與工作背景，不同的文化熏

陶，對於她的文學創作確實大有裨益。

這部小說的四個女人，在相同境遇下日久相處中，從朋友變成患難與共的姐妹。作者用女性的視角詮釋愛情、親情和友情的意義，反映女性最深、最私密的感受。蕭虹博士作為一個女性研究學者，對這一點特別欣賞。她認為《南半球的寂寞》顯現了一些“女性文學”的特性。

所謂“女性文學”，按大多學者的觀點，首先的標誌是創作主體，女性文學不用說必然由女性創作；它的文本生成的源動力是獨特隱秘的女性經驗；作品中女性應該作為最高目的的審美主體來刻畫，而不是為表明某種觀念的工具；它以女性為其思維主體，建立女性主體性，自覺擺脫“他者”定位，自覺認同女性價值。不過，女性文學雖然強調“女性意識”，但不是沾染政治色彩的“女性主義文學”。

蕭虹說，《南半球的寂寞》這個書名就展示了女性的主體性，誰在南半球寂寞？她們為什麼寂寞？她們怎樣排遣和克服寂寞？小說可以說就是回答這一系列問題的。書中女性主體性突出，是從女性的角度審視自己、他者、社會和世界。這四個女人對於傳統要求女性的“美德”，如聽命於夫權、聽命於家族、自我犧牲等等都不再遵守，而是按照自己的意願為自己和自己的保護者的利益而奮鬥。至於女性的性欲，小說毫不回避，一開頭就觸及了。隨著情節的發展，女性性欲不斷有所

展示，自然而坦誠。這四個寂寞女性，必要解決個人性欲的需求，利用性工具是一些新女性的答案，婚外情是另一些人的答案，總之，完全顛覆了過去所重視的貞潔觀念。這本小說還涉及了女性同性戀的題材，雖然沒有深入描寫本來的異性戀者是因為仇恨男人或因為對同性戀者的感恩轉變性取向，但是仍下一個疑問：“或許人經歷了重大的變故，真的會改變很多，包括性取向。”

蕭虹在她的序中說，誠實是文學能感人的基本原因。這本《南半球的寂寞》誠實地揭露了書中人物的生活狀態和心理活動。書中的四個女性境遇不同，性格各異，通過各人的話語和行事呈現了出來。作者以通俗的接地氣的行文風格，沒有虛飾，沒有誇張，娓娓道來，就像和老朋友聊天那樣親切可信。這部作品呈現出當代女性的命運，書中四個主角的故事可以作為一般還在愛情婚姻中掙紮的女性的鏡子。蕭虹說她從中看到新一代女作家對女性、對愛情、對家庭、對人生不一樣的態度和觀點，是“女性文學”的一個可取的模式。

蕭虹祈望米娜這樣的作品能夠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為澳華文學、為中國文學增添不同的色彩。看來這沒有問題。米娜2017年開始網絡文學創作，至今已經發表了五部網絡小說（其中古風言情《我的親親壓寨相公》正在喜馬拉雅連載），共計五百多萬字。四部小說《總裁大叔甜寵

妻》《寵你半生風情》《離婚了，還能找你嗎？》《南半球之戀》（即現在出版的《南半球的寂寞》），皆已在“喜馬拉雅有聲小說平台”改編為多人有聲劇，累計播放量分別為8300多萬、260多萬、2500多萬、160多萬。2021年8月，她在喜馬拉雅音頻平台制作原創播客節目《娘們兒，姐們兒》；2022年5月，她受聘於喜馬拉雅旗下喜播教育，擔任網文小說創作營作家講師。

米娜的文學業績確實相當豐富。她秉承“我愛，故我在；我在，故我愛。”“只要還有熱愛，便一直寫下去；只要還在寫，就會投入全部真誠和熱忱。”相信她未來有更大的成就。



米娜長篇小說《南半球的寂寞》